

陸象山文鈔

中

本庄

113

1128

2

50

55

60

65

70

13
1128
2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中

美濃

桑原

枕

抄錄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
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
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
則○曰○事○倚○以○辨○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強○
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
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

陸象山文抄 卷之中

民困弗蘓。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宜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爲天下達道。訥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廢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鐘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鐘。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

之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辨。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_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鐘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

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根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焚根固於怠忽未蔓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

卿之間獨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王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

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

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徃徃切當。然覆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勸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久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

之事業。舉不道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守。是尚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嘗。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赫奕。一時鉅公名

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愴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臣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

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
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
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
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當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
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
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
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
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

按程明道先
生嘗言新法
之行乃吾黨
激成之豈可
獨罪安石陸
子所見正與
之合

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
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
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
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
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
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
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
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
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
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

蔡京是也温
公變法新法
京奉行最力

邢恕是也紹
聖之事恕實
主之荆公立
法則用呂温
公變法則用
蔡故曰其致
一也

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輟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為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勑而憂憂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

學恐營字誤

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舊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恠力之祠縣縣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囑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

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為饒州安仁縣石痕里作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為人。為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為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為文武師。皆此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為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簣。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唾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為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

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
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
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
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
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况
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
賢智迷於會。飯廢民無所。飯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
文公。實私賈義。主利陵夷。不抹橫流。不隄天常。民彝
所不可。民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域。操而已。舊章
先典。格言至訓。積存珠。轉爲藻。績邪釋繆。解正漫

真。渝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
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予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
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爲且。吾以聳觀聽。然如
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
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已矣。夫子生於周
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
贄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飯而講
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間。嘆曾點之志。稱重
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曾而終不
能使予賜偃高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

新耻而惡之也

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真為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躡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藉。其要領在為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講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

吳生安仁人
見李仲公先
生題經德堂
詩卷後

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廢民興。廢民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遠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為其說。使飯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脩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此語蓋陽明先生發良知之說所自出

陸象山書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寢而飯於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然者有矣。狹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

周程朱陸並由制科

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於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為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為蔽家藏。其快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為非。顧以為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

陸象山書

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為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為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欲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為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湑。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

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為愚為不肖。彝倫於是而斲。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寬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

一起即是致
良知之說按
擴充二字有
多少學問在

陸象山之學
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率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

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惑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以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偉。遂爲武陵壯觀。先

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夷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序贈示雜著

送毛元善序

或云名文炳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

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徃徃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皈。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贊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資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纊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耻耳目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科

陸象山文抄 卷之中
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概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
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皈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
之言義命之皈。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
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
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皈矣。古人事親。貧則啜
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質業又足以自養。皈
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
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
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
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
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
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
難知者。二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
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車其去。
謂何之過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
罪於民。式遘其皈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
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
詩以送之。何之皈亦榮矣。比于剖心。惡來知政。子胥

鳴夷室。詔謀國。爵刊并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并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停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然。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

何憾。雖然。何君譽處如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為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

送楊通老

諱楫福建人
問學文安公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徃徃以仁義道德為說。然而卒為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

通老忠實懇到有志于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飯書以勉之。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

短篇亦似昌黎

因書以贈。

贈二趙疑即然道詠道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

則飯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飯之賤貧夭禍。關
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羈
旅。絕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顏冉夭疾。又皆貧賤。孟
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闢昔委瑣。朋比
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寗。惡直醜正。
口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簣。立閔閔。蒙爵謚。
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
安皈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
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
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飯之貴富壽。
不解生盡爲我言之。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
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
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
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
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幸勗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劉季蒙

名貫文安公知荆
門特來問學者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
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
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
贈劉季蒙。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闔。後生學子來從。余游
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
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
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
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

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待函丈乃始自覺。肯若負
此。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
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
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
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
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格。豈遽能盡免於瑕哉。
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余
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吾
廬。朱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歸觀其親始書以遺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免置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

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君遠告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飯。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太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

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徃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遷免。過不可以遷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况於學者。豈可遷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爲父盡父道。爲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亾其道。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義。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爲。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汨。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心者。殆有時而心矣。弑父與君。乃盡心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

人之全德也。皋陶謨之九德。曰。嚴祗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

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爲。常人固不能盡爲。然亦有爲之者。聖人之所不爲。常人固不能皆不爲。然亦有不爲者。於其爲聖人之所爲。與不爲聖人之所不爲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也。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

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辯。皆無暴其氣之工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設」字。遁於「揚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設」字。何者是「謠」字。何者是「遁」字。何者是「窮」字。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設「謠」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心。若欲曉「設」謠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

終始淺深之辯。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設」字。必深陷其中。其說必謠。故曰「謠」字。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字。離則必窮。窮則必死。轉逃遁而為言。故曰「遁」字。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揚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設行。放謠辭。初不向揚墨上分孰為「設」。孰為「謠」。孰為「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

曾子所謂秋
陽就周正言
之蓋夏正之
五六七月也

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
見當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
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
也。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為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
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
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
亦安取學而議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

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滎陽令。病飯田
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為
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勅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為
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
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
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
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飯節伏矯制之罪。天子
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為。則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倣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

陸泉曰。武帝
卷之中
七五

而罷朝。羣臣或數黷。黷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
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貫馬。民匿
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
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狄。庇其業而
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
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
真。以勝爲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
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

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爲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
必曰與胡和親爲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絕道
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沒於是。
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
沒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歃。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
爲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
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
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
爲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

之矣。爲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凶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雜說

皇極之建。彝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於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

隆慶山人卷之十
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高頑之於成周，可諉曰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揚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皈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歿，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乎！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揚墨之未皈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

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揚墨而皈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是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
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爲
非。反以爲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
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
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然。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
今人有悔慢人之心。則有悔慢之容。慢悔之色。慢悔
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悔人之心。而僞爲
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

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
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
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
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
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
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
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
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
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
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

朱子於陸子亦然

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

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亦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言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至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必

陸子於朱子亦然
卷之四
三十一

藝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以辨志繫猿檻席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沉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

宇宙是理所
充塞吾心亦
是理所充塞
宇宙間此理
吾心中亦此
理故曰宇宙
便是吾心吾
心便是宇宙

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高。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人。

道行道明則耻尚得。所不行不明則耻尚失。所耻得所者本心也。耻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耻者得所耻者也。耻存則心存。耻亡則心亡。
于宝晋論有耻尚失所之說

學者規模多係其間。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

牛馬跡中水
曰蹄涔

是規。摸。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
非。豪。傑。不。能。切。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
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污。沱。百。川。江。海。也。海。
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
蹄。涔。亦。水。也。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踈。拙。學。
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錫。磨。

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
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
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
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
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
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
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入。之。所。喻。由。其。所。
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

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飯。其於利欲之習。沮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劬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勗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

日丁亥。熹率賓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
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
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
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
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荊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
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
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
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叶氣嘉生。薰為太平。響用五福。此之謂也。皇
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
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
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

陸象山文集卷之四
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重明於
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
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
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
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
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此心，
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富，宜得康寧，是謂攸
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
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

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
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
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
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
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
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也。逆
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容。
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
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

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文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

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敘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於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為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

設廳爲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迓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敘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略書九疇次叙圖其象數于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爲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

晦嘗致悔。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悔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睟眙。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禛。麟經是嗣。杜門養病。素業不廢。訄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凶。吾兄既逝。曾未斯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凶。匪躬之瘁。

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奉會。僅一往復。指讓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竒矣。公遭大故。余忝未第。迫飯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溯江以詣。值公適徂。浹日至止。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秘。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肯。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沒地。鷺湖之集。已後一歲。

輒復矣。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矜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歿。言符心契。再疾。顏大。古有是比。嗚乎。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鑄之重。豈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乎。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踈。惟不自休。強勅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維曩昔。麓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達。有懷未既。計音東來。心裂神碎。

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所厠未肄。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履擔簪。宵不能寐。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及其既虞。凡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詞以載。聞乎不聞。神其如玉。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荆門為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為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為襄陽。而漢實

文氣疎古直
逼子長

畧襄陽而後南折。為長林東境。故荆門之山。發於嶠。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沿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峰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為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為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為霖。比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請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瀟然而竟。未霽霈。正晝間。間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密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吉之祠。山川者。皆為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既獲靈應。

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爲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爲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策問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第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爲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爲斯道主，則惟夫子苟有志於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

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亦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爲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

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爲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爲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顏淵爲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

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爲學之方。日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斡杵臼作。而民不艱於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於居。服牛乘馬。剡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爲。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爲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

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辨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爲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爲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爲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燕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爲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爲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爲無用。仁義爲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

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槩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愿。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爲是。人皆悅之。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爲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爲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爲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

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爲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爲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爲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揚墨。蓋自比於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夫揚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爲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揚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揚者避寵。猶以爲末也。進而

至於爭席爭寵。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飯揚則飯墨。夫兼愛之無父。爲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揚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爲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爲。且書稱爲學遜志。記

稱學不躐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成覲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覲、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躐等之說悖乎？苟以為必顏子成覲、公明儀而後敢為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可以浪為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為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

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為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舍瑟而言

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爲其事。不可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十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

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逢蒙思天下。惟羿爲愈已。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必以爲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羣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皋陶。皆曰若誓。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繩墨耒耜杵臼。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

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爲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唯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

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爲曾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亦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

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強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強爲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畧

問高宗得傳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下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誓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
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讐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閉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飯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

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爲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辯。若

此等類。今之爲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爲欺爲偽。相驅入於罟獲陷阱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

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爲。皆世所難也。而不許以仁。如子夏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爲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絕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講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

陸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中
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而言之其為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輒咎於科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

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毀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中終

其與古人之所語異。古人言學。可與同土。其與古
 人之所語異。古人言學。可與同土。其與古
 人之所語異。古人言學。可與同土。其與古
 人之所語異。古人言學。可與同土。其與古
 人之所語異。古人言學。可與同土。其與古
 人之所語異。古人言學。可與同土。其與古

